



“Let me unseal the letter”: Letters as Narrative in Shakespeare’s *King Lear*

TANG 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6, 2021

Accepted: July 2, 2021

Published: November 30,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TANG Ping. (2021). “Let me unseal the letter”: Letters as Narrative in Shakespeare’s *King Lear*.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 3, 166–17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8.p](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8.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3.018.p>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A Study of Images of China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is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Youth Fund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No. 20XJC752001;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Image in Shakespeare’s Drama” is supported by Sichuan University Innovation Spark Program with No. 2018hhf-53.

Abstract: *King Lear* is marked with more fatal letters than any other Shakespeare’s plays. The eight letters were meticulously designed by the playwright running through the fourteen scenes. Shakespeare ingeniously used the powerful narrative functions and uncertain features of early modern letters to develop the tricky plots, reveal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reflect the profound themes. By interpreting the writing,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core letters in *King Lea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ir considerable narrative powers that highlight the dramatic characterization, promote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 thought-provoking themes of this great tragedy.

Keywords: Shakespeare; *King Lear*; letters as narrativ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TANG Ping holds her Ph.D. degree in literature.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讓我拆開這封信” ——莎劇《李爾王》中的書信敘事

湯 平

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李爾王》是莎劇中涉及書信最多的一部作品。劇作家精心設計的8封書信貫穿整部悲劇的14個場景。莎士比亞巧妙利用早期現代書信強大的敘事功能和不确定性特徵,使戲劇情節跌宕起伏、環環相扣,人物關係撲朔

迷離、錯綜交織，戲劇主題複雜深刻、發人深省。本文通過解讀劇中核心書信的產生、傳遞和流通軌跡，探究其凸顯人物形象、推動情節發展、深化悲劇主題的多重敘事力量。

關鍵詞：莎士比亞；《李爾王》；書信敘事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研究”（項目編號 20XJC752001）、四川大學創新火花項目“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中國形象探究”（項目編號 2018hhf-53）之階段性成果。

引言

20 世紀英國著名莎學專家 A. C. 佈雷德利在權威著作《莎士比亞悲劇》中指出，“《李爾王》歷來被公認

是莎士比亞最偉大的作品，最傑出的劇本，和最充分表現詩人多才多藝的悲劇。要是只能保留一部戲劇，也許大多數莎士比亞學者會要求保留《李爾王》。”^①誠如斯言，這部作品因戲劇家的“天才飛翔到令人眩暈的高度”而被國內外學界視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首，成為莎學研究的重點。^②中外學者紛紛從宗教、政治、歷史、意象、語言、神話原型、人物形象等方面對其深入解讀。21 世紀以降，莎學研究者採用心理分析、倫理批評、新歷史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權力話語、空間隱喻、生態批評、戲劇改編等多重視角進一步挖掘這部悲劇的豐富內涵，取得了豐碩成果。

《李爾王》是莎士比亞戲劇中涉及書信最多的一部。劇中與書信相關的詞彙不僅有“paper”、“note”、“post”，核心詞“letter”、“letters”在 Arden 版中出現 35 次，Folger 版中出現 33 次。莎翁在這部悲劇裡精心設計了 8 封書信：（一）大臣葛羅斯特的私生子埃德蒙模仿兄長埃德加筆跡的偽造信（1.2）；（二）李爾王的大女兒戈納瑞讓管家奧斯華德代筆寫給妹妹裡甘的書信（1.4）；（三）遭受大女兒冷落排斥的李爾向二女兒裡甘尋求支持的書信（1.5）；（四）喬裝改名的大臣肯特收到遠嫁法國的科迪利婭的來信（2.2）；（五）葛羅斯特鎖在書櫥裡的神秘信件（3.3）；（六）裡甘派使者給姐姐送去的有關與法國交戰的書信（4.2）；（七）科迪利婭在多佛附近的法國軍營讀到關於父親不幸遭遇的書信（4.3）；（八）奧斯華德捨命替主人戈納瑞給心上人埃德蒙送的情書（4.5）。這 8 封書信貫穿整部戲劇的 14 個主要場景，圍繞寫信（write）、送信（send）、讀信（read）、回信（answer）、截信（intercept）、傳信（circulate）展開故事情節。第一封書信的寫信人埃德蒙成為最後一封書信的收信人。劇作家巧妙採用這種首尾呼應的書信敘事使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環環相扣，人物關係撲朔迷離、錯綜交織，戲劇主題複雜深刻、發人深省。

眾所周知，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書信作為社會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是“保持不同地區人們的牢固友誼、同盟和親屬關係的社會粘合劑”。^③由於早期現代英國書信系統遠非萬無一失，信件經常被“延遲、誤寄、丟失和攔截”，人與人之間的書信溝通往往缺乏時效性、穩定性和準確性。^④寫信、送信、讀信、回信作為當時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成為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戲劇舞臺最常見的“行為模式”之一。^⑤觀眾期待戲劇舞臺上的書信讓他們“瞭解寫信人的生活、情感和自我反思，產生一種敘事力量”。^⑥莎翁充分利用早期現代英國書信強大的敘事功能和不確定性特徵，在戲劇創作中巧妙呈現了書信與作者、寫信人、收件人、發言人、讀者、聽眾的多重關係。^⑦國外學者麗莎·賈丁指出《李爾王》中的書信重新定義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甚至成為擾亂社會穩定的工具；大衛·伯傑龍從語言學角度探討了這部戲劇書信的間接話語功用；利安妮·哈賓尼可結合早期現代英國書信傳統分析了《李爾王》中的書信暴力。縱觀已有研究，國外學者主要聚集莎劇書信的社會歷史語境，以及書信對戲劇主題建構的意義。本文通過解讀《李爾王》中三封核心書信的產生、傳遞和流通軌跡，探究這些“言為心聲”的書信如何編織凸顯人物形象、推動情節發展、深化悲劇主題的多重敘事力量。



一、凸顯人物形象

莎士比亞在 1603 年至 1606 年間創作《李爾王》時借鑒了霍林希德《編年史》中記載李爾王故事的基本框架，精心設計了以國王李爾悲劇為主、大臣葛羅斯特悲劇為輔的兩條并行線索，特意安排了葛羅斯特雙目被剜、科迪利婭被謀害、李爾悲憤而死的結局，增強了戲劇的悲愴色彩。劇中人物主要來自價值體系完全對立的兩大陣營：正面陣營以李爾為核心，他的支持者科迪利婭、肯特、弄人、葛羅斯特、埃德加、奧本尼代表封建傳統價值觀，他們追求正義、忠誠盡責、善良孝順；與之相對的反面陣營由戈納瑞、裡甘、康華爾、埃德蒙和奧斯華德組成，他們代表了為實現個人野心、權力、利益而不折手段的馬基雅維利式新興資產階級。整部戲劇可以說是兩大陣營關於權力、價值觀的強烈對抗與殊死較量。在兩大陣營之間流通的書信成為非常重要的話語載體，具有揭示人物性格、展現人物情感、塑造人物形象的敘事力量，同時增強了戲劇空間的張力。每封書信都涵蓋“一種隱喻意義上的聲音，無論這種聲音是否為這背後的意識主體的真情實感，都是一種鮮活的意識表達，是‘心聲’付諸‘心畫’的表現”。^⑧書信猶如鏡子，從不同角度折射出寫信人、送信人、收信人、讀信人的“心畫”。隨著書信在不同時空的流動、傳播，這種由無聲文字組成的“心畫”傳遞了寫信人、讀信人的“心聲”，外化了他們的性格特徵。書信幫助讀者、觀眾瞭解到劇中人物內心世界的波瀾起伏，見證人性善與惡的激烈交鋒。

埃德蒙作為莎翁筆下最典型的馬基雅維利式代表，將個人利益凌駕於家庭倫理、社會道德之上。他對自己無法改變的“私生子”身份感到極為不滿，覬覦兄長埃德加將繼承父親爵位和財產的權利。由於埃德蒙個人無法抗衡早期現代英國社會嫡庶尊卑、長子繼承的森嚴等級制度，陰險狡詐的他以書信為“利器”，在“現象與事實之間強行置入張力”^⑨，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還改寫了劇中其他人物——埃德加、葛羅斯特、李爾及其三個女兒的生死命運。他首先通過精心策謀偽造信的內容、送信方式編織了種種“真實”的假像，讓父親葛羅斯特聽信謠言，盲從假像。為了挑撥父子關係、激怒父親驅逐心地善良的哥哥，埃德蒙第一步模仿哥哥字跡，並以哥哥的口吻給自己寫了一封信。在第 1 幕第 2 場，埃德蒙完成偽造信後自言自語道，“要是這封信發生效力，我的計策能夠成功，庶出的埃德蒙將要勝過合法的嫡子——我可要揚眉吐氣啦”。^⑩埃德蒙為了不影響父親聲譽，在國外過了 9 年沒有名分、備受冷落的生活，回國後信誓旦旦要擺脫身份恥辱。他通過這封偽造信的書寫宣洩了多年來內心積壓的不滿和強烈的叛逆意識。

埃德蒙書信陰謀的第二步需要自然、巧妙地把偽造信送給父親。他看見葛羅斯特出現後，故意當著父親的面把書信藏進口袋。這種遮遮掩掩的行為顯然是為了引起父親注意，

葛羅斯特 你剛才在讀什麼信？

埃德蒙 沒有什麼，父親。

葛羅斯特 沒有什麼？那你為什麼慌慌張張地把它塞進口袋？既然沒有什麼，何必藏起來？來，給我看，要是那上面沒有什麼話，我也可以不用戴眼鏡。

埃德蒙 父親，請您原諒我，這是哥哥寫給我的一封信，我還沒有讀完，照我已經讀到的部分看，我認為不適於讓您看見。

葛羅斯特 把信給我。

埃德蒙 不給您看或者給您看，我都會得罪您。信的內容，其中部分按我理解，是應受譴責的。

葛羅斯特 給我看，給我看。

埃德蒙 我希望哥哥寫這封信是有他的理由的，他不過要試試我的德性。^⑪

他故弄玄虛用“受譴責”的書信內容刺激父親讀信的衝動，

這一種尊敬老人的政策，使我們在最好的年華只嘗到世界的苦味。不能由自己處分我們的財產，等到年紀老了，不再能享受它。我開始覺得老年人的專制壓迫實在是一種愚蠢的束縛；他們支配我們並非因為他們有權力，而是因為我們容忍他們這樣做。到我這裡來，聽我發揮這一個問題吧。要是父親閉上了眼睛，我不叫醒他他不再起來，你就可以永遠享受他的一半的收入，並且為你的哥哥所喜愛。埃德加。^⑫

埃德蒙以書信為重要工具，製造了哥哥埃德加忤逆不孝的假像，同時說出了自己因膨脹的欲望而不擇手段獲取財產、名譽，踐踏親情、僭越權力的邪惡心聲。

葛羅斯特看完信後，對長子埃德加大逆不道的言辭將信將疑，並質問埃德蒙書信的來由，面對父親的質疑，處心積慮的埃德蒙假裝維護父親的權威、進一步營造哥哥謀逆的假像，解釋說：

埃德蒙 它不是什麼人送給我的，父親，這正是他狡猾的地方；我發現它擲進我房間的窗戶。

葛羅斯特 你認識這筆跡是你哥哥的嗎？

埃德蒙 父親，如果寫的是好話，我敢發誓這是他的筆跡；可是，既然上面寫的是這種話，我但願不是他寫的。

葛羅斯特 這是他的筆跡。

埃德蒙 筆跡確是他的，父親，可是我希望這種內容不是出於他的真心。^⑬

書信的不可靠敘事導致葛羅斯特相信文字符號的表層資訊，喪失理智，大罵長子是“可惡的混蛋！違反天性的畜生！禽獸不如的東西！”^⑭埃德蒙的直接話語推進了書信間接話語對讀信人的影響，他利用書信話語的有限性直接激起了父親對哥哥的憤怒。

埃德蒙第三步自編自導的“苦肉計”可謂一舉兩得，既趕走了與自己有利利益相爭的兄長，又繼續營造逼真的表像使父親“眼見為實”，掉進失去長子保護的陷阱。在第2幕第1場，埃德蒙得知前來考驗埃德加的父親到來，立刻假裝與哥哥動武，唆使哥哥匆促逃走後，立即用劍刺傷自己手臂，並在父親面前誣陷哥哥刺傷他後逃之夭夭。為了不讓“輕信的”父親與“忠厚的”^⑮哥哥當面對質書信內容，埃德蒙故意指錯哥哥逃跑的方向，使善良正直的埃德加淪為一無所有的流亡者。

“所有表像都作為符號而相互聯繫在一起；似乎它們一起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網路；每一個表像都把透明的自身設定為所表像物的符號。”^⑯埃德蒙利用偽造信的文字符號編織的表像趕走埃德加，逐步獲得父親信任，為繼承父親的爵位和家產鋪平道路。在第3幕第5場，急功近利的埃德蒙偷走父親鎖在書櫥裡的密信，抓住這個“邀功請賞的好機會”把密信轉交給康華爾，一方面他想利用它“證實”父親是“私通法國的間諜”^⑰，通過出賣父親名正言順獲取其爵位，徹底改變自己卑賤的身份；另一方面埃德蒙利用這封神秘書信贏得康華爾的賞識。為了攫取更多名利，喪盡天良的埃德蒙以效忠康華爾為由踐踏親情，給父親帶來雙眼被挖的厄運。

書信以純文字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是無聲的文本，但其中卻飽含敘述者的情感和心聲，在故事中並不會沉默。^⑱《李爾王》中埃德蒙利用偽造信、告密信毫無遮攔“說出”自己不擇手段攫取權力、財產的野心，作為馬基雅維利式的典型代表，他陰險狡詐、道德淪喪的人物形象讓讀者和觀眾感到不寒而慄。

二、推動情節發展

馬克·泰勒指出，“戲劇中的個人書信當然不僅僅是個人書信。此外，書信還是一種促成情節的方式，一種將大事件壓縮為小空間的方式，一種劇作家可以使用的呈現方式。”^① 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淋漓盡致呈現了書信把“大事件壓縮為小空間”的典型特點。劇中網狀式書信如同複雜的情節和反情節，成為兩大陣營成員加強聯繫、鞏固聯盟的重要工具。由於現代早期英國書信的不穩定性取決於送信人和收信人之間時而錯誤、時而不可預測的旅程，書信多變的軌跡增強了戲劇的悲劇色彩。^②

在第2幕第2場，性格剛烈的康華爾濫用刑罰把李爾派來的信使肯特套入足枷。喪失自由的肯特利用夜深人靜之機讀科迪利婭的來信，“來吧，你照耀地球的火炬，讓我借著你的溫暖的光輝讀一讀這封信。奇跡往往在不幸的時候才會發生。我知道這是科迪利婭寄來的信，所幸她已經知道我的改頭換面的行蹤，她一定會找到一個機會，從這種反常的情況中解救我們，以期補救損失”。^③ 劇作家並沒有借肯特之口直接讀出書信內容。這種委婉含蓄的間接敘事更能激起讀者、觀眾的好奇。直到第3幕第1場，肯特才在荒原把科迪利婭來信的部分內容轉述給李爾身邊的侍臣，“現在已經有一支軍隊從法國開到我們這分裂的王國，知道我們疏忽無備，在我們幾處最好的港口秘密登陸，不久就要揭出公開的旗幟”。^④ 書信敘事的編織功能逐漸讓讀者、觀眾在碎片式資訊中構建故事的複雜情節。一場關於李爾王權之爭的英法戰事迫在眉睫。語言的交際過程可以簡化為“編碼——發送——傳遞——接收——解碼”。^⑤ 科迪利婭這封由靜態言語符號濃縮而成的書信在劇中兩大對立陣營間處於動態流通、不斷被解碼的過程，對戲劇情節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儘管莎翁在《李爾王》中沒有直接交代葛羅斯特在第3幕第3場收到的神秘信件是誰寫的、誰送來的，但根據他給兒子提及的書信內容和收信時間，不難推斷這封書信與肯特在足伽裡看的信是同一封。對書信“作不充分讀解的假設，不僅會使該敘事更加精彩，而且與我們所體驗的該敘事的推進過程相一致”。^⑥ 葛羅斯特告訴埃德蒙“今天晚上我接到一封信，裡面內容說出來也是很危險的；我已經把這信鎖在我的書櫥裡了。王上現在受到這樣的凌虐，總有人會來替他報復的；已經有一支軍隊在路上了。我們必須站在王上一邊……王上是我的老主人，我不能坐視不救。出人意料的事快要發生了。”^⑦ 顯然，葛羅斯特這裡提及的“出人意料的事”就是前面肯特所提到的法國軍隊已經秘密登陸英國港口，準備討伐忘恩負義的裡甘和戈納瑞。在第3幕第2場，肯特把遭受暴風雨摧殘的李爾帶進茅屋，告訴他“我還要回去強迫他們給一點禮遇”。^⑧ 其實，肯特此刻冒險回到葛羅斯特城堡是為了把科迪利婭寫給他的密信及時轉交給葛羅斯特，希望在保護國王生命安全的關鍵時刻得到他的鼎力相助。在第3幕第5場，埃德蒙偷取了父親藏在書櫥裡的密信。在第3幕第7場，葛羅斯特因被埃德蒙揭發私藏密信、暗中協助李爾逃往多佛被裡甘夫婦誣陷為“反賊”。當他們質問葛羅斯特“最近從法國得到了什麼書信”時，他回答道“我只收到過一封信，裡面都不過是些猜測之詞，寄信的是一個沒有偏向的人，並不是一個敵人。”^⑨ 在葛羅斯特眼裡，“沒有偏向”的寄信人不是寫信人——法國王后科迪利婭，而是為暗中保護李爾而喬裝改名的忠臣肯特。

正如大衛·伯傑龍所言，莎士比亞在葛羅斯特的悲劇故事裡非常依賴書信。^⑩ 從某種程度上講，兩封書信直接導致了他的悲慘遭遇。第一封私生子埃德蒙偽造長子埃德加筆跡的信成為“非法和危險間接的標誌”，因為“一封信是濃縮成符號的言語，話語明顯是間接性的”。^⑪ 這封挑撥父子關係的危險信件成為葛羅斯特家庭悲劇的導火索。他收到肯特帶來的科迪利婭書信使他遭受雙目被挖的個人悲劇。葛羅斯特對科迪利婭書信的輕描淡寫激怒了卑鄙惡毒的裡甘夫婦。他們殘酷無情地挖掉他的眼珠，成為整部戲劇最血腥、最殘暴的情節。莎翁在戲劇舞臺上向觀眾呈現了一幕由書信引發的極為震撼、殘酷的視覺場景。

書信使《李爾王》中主副兩條線索錯綜交織。科迪利婭原本想通過給肯特寫信獲得他以及其他忠臣對

父王李爾的暗中保護和幫助，沒料到這封信被詭計多端的埃德蒙偷走並交給康華爾。他獲得重要軍事資訊後立刻讓大姐戈納瑞回去把這封信轉交給奧本尼備戰，“叫他趕快準備；我們這兒也要採取同樣的行動。我們兩地之間必須隨時使用飛騎傳報資訊。”^③這封書信明顯加快了英法雙方交戰的進程。如果科迪利婭的這封書信沒有落入英方軍隊指揮之手，雙方交戰的時間很可能會延遲，這樣回法國處理國內緊急事務的國王很可能及時趕到多佛的法國軍營指揮法軍對抗英軍，雙方交戰的勝負結果很可能被改寫。替父報仇、替夫出征的科迪利婭很可能不會淪為法軍戰敗的俘虜。在第5幕第3場，心狠手辣的埃德蒙偷偷寫下處決科迪利婭的通密令（note）直接導致她在獄中遇害。從某種程度上講，科迪利婭寫給肯特的書信不僅傳遞了凝聚正義力量共同救援國王李爾的重要訊息，而且這封書信更是女兒對父親愛的宣言，充分證實了在“愛的測驗”中科迪利婭所言，“我缺少油滑的口才，不會講違心的話，因為凡是我心裡想到的事，我總是先做後說。”^④這封書信流通於兩大陣營之間，在代表正義與邪惡的正反陣營中產生了強大的張力，推動了戲劇情節的發展，間接導致了科迪利婭的悲慘命運。毋庸置疑，這封傳遞正義、忠誠、孝順、仁愛的書信凸顯了整部悲劇的無窮魅力。

三、深化悲劇主題

如果說《李爾王》中科迪利婭流動的書信成為兩大對立陣營捍衛／顛覆李爾王權的無聲武器，那麼戈納瑞寫給埃德蒙的情書則加速了英方反面陣營的瓦解。這封情書的流通使故事情節迂回曲折，跌宕起伏，環環相扣，讓讀者、觀眾在充滿懸疑的緊張氣氛中見證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深化了悲劇主題。從文本結構看，書信敘事能夠發揮不同的“編織”功能，單線縫合事件碎片能夠構築線條清晰、完整的故事脈絡，讀者能獲得如抽絲剝繭般明快的閱讀樂趣；多線交錯編織讓故事情節跌宕起伏，讀者被捲入文本的“書寫”感受又會帶來別樣的審美體驗。^⑤戈納瑞的情書帶著讀者、觀眾在交錯編織的情節裡穿梭，旁觀戈納瑞、裡甘與埃德蒙明爭暗鬥的情感糾葛以及戈納瑞慫恿埃德蒙殺害丈夫奧本尼的陰謀。這封充斥著黑暗力量的情書不僅威脅奧本尼的生命安危，還對不列顛社會的穩定構成極大威脅。在關鍵時刻，埃德加及時攔截了這封危險書信，成為整部戲劇的重要轉捩點。

在果敢強悍的戈納瑞眼裡，丈夫奧本尼性格溫和，是“不中用的懦夫”，“他懦弱畏縮的天性使他不敢擔當大事。”^⑥埃德蒙則與之相反，他不折手段獲取權益的冒險精神和強大的行動力與戈納瑞氣味相投，自然贏得她的愛慕。劇作家直到第4幕第2場才向讀者和觀眾交代兩人的情人關係，“我們在路上談起的那個願望，也許可以實現。埃德蒙，你且回到我的妹夫那兒去，催促他趕緊調齊人馬，交給你統率……要是你有膽量為了你自己的好處而冒險，不久你大概就會聽到女主人的命令。把這東西帶在身上，不要多說什麼。低下你的頭：這一個吻，要是它敢於說話，會叫你的魂兒飛上天的。你要明白我的心。”^⑦收到定情信物的埃德蒙承諾要為戈納瑞赴湯蹈火，這是他在已經成功實現第一個人生目標——成為葛羅斯特伯爵後向第二個目標邁進的承諾——成為戈納瑞兩姐妹的情人或丈夫從而最終獲得不列顛王國的統治權。書信自然成為兩人互通消息、實施陰謀的重要工具。

在第4幕第2場，裡甘派使者送來康華爾公爵被僕人刺傷身亡的消息，同時還送來一封書信期待姐姐儘快回復。康華爾的突然離世對戈納瑞來說既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因為他的身亡使戈納瑞更容易統一不列顛一分為二的領土和權力，但從個人感情看，這無疑增加了她的擔憂。成為寡婦的妹妹與埃德蒙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她的如意算盤很可能落空。辦事一向雷厲風行的戈納瑞告訴信使“我讀過信再寫回信”^⑧來醞釀對策。這個對策便是她親筆給埃德蒙寫的情書。在第4幕第5場，她派管家奧斯華德儘快到葛羅斯特城堡給埃德蒙送信，通過書信加固兩人的情感紐帶。不料埃德蒙已經離開城堡，前往多佛替裡甘執行除掉



自己親生父親葛羅斯特和偵察敵情的任務。奧斯華德不顧生命危險送信給埃德蒙的決心引起裡甘對這封書信的好奇，“為什麼她要寫信給埃德蒙呢？難道你不能口頭傳達她的意思嗎？……讓我拆開這封信，我會重賞你的。”³⁸奧斯華德拒絕了裡甘的利益誘惑，她擔心自己在姐姐的情書面前失去爭奪埃德蒙的優勢，於是讓奧斯華德隨姐姐的書信捎給他一件信物以表愛意。

看似對主人忠誠的奧斯華德其實也像埃德蒙一樣是野心勃勃的馬基雅維利式人物。當裡甘向他承諾，如果他殺死了雙目失明的葛羅斯特就可以獲得升遷，他立刻保證“我一定可以表明我是追隨哪一方面的。”³⁹後來奧斯華德發現了葛羅斯特，對這位飽受身心創傷的老人沒有絲毫憐憫，而是立刻拔劍揮向他，“你那顆瞎眼的頭顱，卻是我進身的階梯。”⁴⁰幸好埃德加及時拯救了父親，並在決鬥中擊敗奧斯華德。臨死前，奧斯華德把戈納瑞寫給埃德蒙的情書交給埃德加，並請他轉交。這封書信究竟有什麼重要內容讓管家臨死都不忘自己送信的使命。法蘭西斯·培根曾指出：“當一個人需要別人回信給答覆時；或者當它可能用來為一個人辯解，然後他自己寫信時，信件還是不錯；如果信件被攔截或被聽到隻言片語，情況可能會有危險。”⁴¹這封被埃德加攔截的情書確實揭曉了“敵人的思想”。莎士比亞借埃德加讀信之機揭示了戈納瑞與埃德蒙的陰謀，“不要忘記我們彼此間的誓約。你有許多機會可以除去他；如果你不乏決心，時間和地點有的是。要是他得勝歸來，那就什麼都完了；我將要成為囚人，他的床就是我的牢獄。把我從它可憎的溫暖中拯救出來，作為報酬你可以取代這個位置。你的親愛的僕人（但願我能換上‘妻子’兩字）戈納瑞。”⁴²這是《李爾王》中第二封直接向讀者、觀眾揭曉內容的書信，逐漸把兩個對立陣營的決戰推向高潮。

為了把這封“卑劣的信”⁴³及時交給奧本尼，埃德加喬裝進入英國軍營，建議他在作戰前讀這封與他生死攸關的信，“要是您得到勝利，可以吹號角為好，叫我出來；雖然我看起來卑賤，我可以請出一個勇士來，證明這信上所寫的事。要是您失敗了，那麼您在這世上的事已經完畢，一切陰謀也都無能為力了。”⁴⁴奧本尼建議埃德加等他讀完信再走，埃德加看似簡單的回答“我不能”⁴⁵進一步增強了戲劇的懸念。為什麼喬裝的埃德加不能等奧本尼知曉妻子和埃德蒙的無恥陰謀後再離開？為什麼他不願在奧本尼面前揭露自己的真實身份？細讀劇本不難發現遇事冷靜的埃德加知道自己目前處境危險，隨時可能被仇人——弟弟埃德蒙發現，況且弟弟現有勢力比以前強大，保全性命、保護父親、靜觀局勢是冷靜理智的埃德加替父親和自己報仇雪恨的當務之急。

正如喬納森·戈德堡所言，“書信是一個看似表面的空間，模仿寫各種形式行為的修辭文化的空間。”⁴⁶當埃德蒙在決鬥中被哥哥埃德加刺傷時，奧本尼拿出戈納瑞寫的情書當眾揭發兩人，“你這比一切惡名更惡的惡人，讀讀你自己的罪惡吧，不要撕，太太，我看你是認識這封信的。”⁴⁷氣急敗壞的戈納瑞沒有絲毫懺悔之心，反而回擊丈夫“法律是我的，不是你的；誰能夠控訴我？”⁴⁸與早期現代英國父權制社會的傳統女性截然不同，戈納瑞代替丈夫掌握了英國軍隊的統領權，還將國家法律、道德倫理審判權掌握在自己手裡。然而，失道寡助的她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戈納瑞的情書引發了《李爾王》的一幕幕血案——裡甘被姐姐毒死、戈納瑞自殺、埃德蒙敗于哥哥埃德加的劍下，三人相繼死亡徹底宣告了反面陣營的瓦解失敗。理性睿智的奧本尼巧妙利用埃德蒙的領導才能在英法戰爭中獲勝。妻子寫給埃德蒙的情書成為他宣判兩人“叛逆重罪”的合法武器。正直不阿的奧本尼成為血雨腥風後的不列顛新王。正如愛德溫·繆爾所言，劇中的書信成為在迅速惡化的宇宙體系中維持和創造紐帶的一種手段。⁴⁹

結語

1606年《李爾王》在倫敦上演時，英國都鐸王朝已終結，國王詹姆士一世已開始執政。17世紀初期英國王朝更迭、社會政治動盪不安、日益擴張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多重矛盾成為這部悲劇的現實背景。在這種特

殊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希望與絕望共存、向善與作惡互補、進步與野蠻並立、人性與獸性相輔，用一種令人動情的又催人反省的和聲，奏響了莎士比亞悲劇的主調。”⁴⁸劇作家在《李爾王》中通過環環相扣的書信敘事塑造了經典的戲劇人物形象，不斷推進悲劇情節的發展，對早期現代英國封建社會的王權、父權、夫權提出了重要思考，彰顯了正義戰勝邪惡、崇尚人性解放的人文主義主題。

注釋

- ① 安·塞·佈雷德利著，張國強等譯：《莎士比亞悲劇》，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2 年版，頁 224。
- ② 楊周翰編選：《莎士比亞評論彙編》（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版，頁 340。
- ③⑥⑦ Stewart, A. (2008). *Shakespeare's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④ Barish, J. (1991). "Soft here follows prose": Shakespeare's stage documents. In Murray Biggs (et al.), *The arts of performance in Elizabethan and early Stuart Dram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⑤ Orgel, S. (1992). Knowing the character. *Zeitschrift fü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40, 124-129.
- ⑧⑬⑳ 易麗君：《論書信在小說中的敘事功能》，《江西社會科學》2018 年第 4 期，頁 111-117。
- ⑨ 秦明利，徐培鈞：《莎士比亞〈李爾王〉中的可視與不可視》，《外語教育研究》2018 年第 3 期，頁 49-55。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李爾王》，譯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⑩ 福柯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上海三聯書店 2017 年版，頁 69。
- ⑲ Taylor, M. (1990). Letters and readers in Macbeth, King Lear, and Twelfth Night. *Philological Quarterly*, 69, 31-33.
- ⑳ Ritter, J. (2001). "Know'st thou this paper": King Lear's tragic letter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121, 48-64.
- ㉑ 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版，頁 14。
- ⑳ 戴衛·赫爾曼主編，馬海良譯：《新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40。
- ㉓ Bergeron, D. M. (1993). Deadly letters in "King Lear". *Philological Quarterly*, 72, 157-164.
- ㉔ Burckhardt, S. (1972). King Lear and the quality of nothing. In Howard S. B. (Ed.), *Essays in stylistic analys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㉕ Bacon, F. (1985).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Michael Kierna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㉖ Goldberg, J. (1990). *Writing matter: From the hand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㉗ Muir, E. (1947). *Politics of King Lear*. Glasgow: Jackson, Son, and Company.
- ㉘ 趙澧：《莎士比亞傳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頁 9。